

2005年全球超级畅销书 销量仅次于《哈利·波特与混血王子》

[美国自我暴露式小说]

百万碎片

A MILLION LITTLE PIECES

[美]詹姆斯·弗雷 (James Frey) 著

刘秦云 张毓译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百万碎片

A MILLION LITTLE PIECES

[美国自我暴露式小说]

[美]詹姆斯·弗雷 (James Frey) 著

刘素云 张兢 译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万碎片 / (美) 弗雷著; 刘素云 张兢译. — 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6.7

书名原文: A Million Little Pieces

ISBN 7-80702-464-X

I. 百… II. ①弗… ②刘… III. 弗雷-回忆录 IV. K837.1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83454号

A MILLION LITTLE PIECES by JAMES FREY

Copyright: © 2003 BY JAMES FRE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ILLSTEIN-GREY ENTERTAINMENT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6 JILIN LITERATURE &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中文简体字版权专有权属吉林文史出版社所有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

图字: 07-2006-1561号

百万碎片

A Million Little Pieces

作 者: 詹姆斯·弗雷

译 者: 刘素云 张 兢

责任编辑: 袁一鸣 邱 荷

责任校对: 袁一鸣 邱 荷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出 版: 吉林文史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: 130021)

印 刷: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毫米 32开

字 数: 446千字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06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702-464-X

定 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译者序

对中国读者来说，詹姆斯·弗雷的名字还很陌生。但在美国，这位年轻的作家，却因自传体小说《百万碎片》一举成名。根据2005年美国十大畅销书排行榜，《百万碎片》仅次于J. K. 罗琳的《哈利·波特与混血王子》，位居全美销量排行榜的亚军。

詹姆斯1969年出生于俄亥俄州，年轻时曾酗酒、吸毒、犯罪，可谓“无恶不作”。1993年，他前往明尼苏达州的戒瘾中心接受两个多月的治疗，并成功戒酒戒毒。《百万碎片》就是他这一段曲折人生经历的叙述。

写作此书，对詹姆斯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。据詹姆斯自己说，他1996年春天开始动手写作。而在此之前，他已构思了两三年。但当他坐下写作的时候，写出来的东西并没能传达他想表达的那种情感。删了写，写了删，但始终没能找到感觉。

一天早晨，他冲了一杯又热又浓的咖啡，拿了一包烟，坐在电脑前，删掉了从前写的所有东西，又从头开始。这一次，他一口气写了五六天。“我没有构思，没有分析，没有挣扎，甚至没有努力。它们从我的身体里，从我的心里、脑子里直接流

淌出来，流淌到纸上。”

但是，这样的写作，把詹姆斯带到过去，仿佛让他重新经历一次过去的痛苦、伤害。他不得不再次停笔。一年，两年，三年，四年过去了，这本书仍时时萦绕在他心头。写，还是不写，他激烈地斗争着。但为了纠正普通人对吸毒的误解，为了让人们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，更是为了让那些仍然挣扎在毒瘾中的人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，詹姆斯最终还是决定写下去……

2003年，《百万碎片》正式出版后，即刻好评如潮。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·温弗雷在其电视谈话节目“激情启动”中宣布，詹姆斯·弗雷的自传让她数夜未眠，甚至还称“弗雷是一个让她晚上睡不着觉的男人”。

尽管《百万碎片》是根据真实的经历写作而成，但詹姆斯在叙述中也进行了一些小说化的处理。这也许是本书引起争议的原因所在。但是，当你阅读此书时，你一定不会再去追究书中的某一情节是否真实，你会完全超然于故事之上，而被书中人物以及通过他们所传达出的情感和理念所震撼，所感动。

他们极度自尊又异常自卑的内心世界让人震撼。酗酒、吸毒者，被看成是人渣，被社会唾弃，被人们看不起。正因为此，他们更脆弱，更需要爱与被爱。在书中，詹姆斯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特殊人群的真实内心。一方面，他们自我否定。詹姆斯在书中反复写到：“我是一个酒鬼，一个吸毒者，一个罪犯。”这个咒语般的话在书中出现了八次，“罪犯”一词全都用大写字母来开头。但是，他们又有着各自的无奈，社会的，家庭的，环境的，心理的。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和遭遇，让人遗憾，痛惜，扼腕，感叹。

他们在异常状态下却不失良知和人性让人感动。他们生活在一个极度混乱的世界，但更渴望别人的尊重，在他们的身上，

良知与人性并未完全泯灭。其中最打动人的，莫过于伦纳德这个人物的了。从书中的描述看，伦纳德显然是个黑道人物。他吸毒，贩毒，从事其他非法勾当。而且，说起那些事情来，他从来都轻描淡写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从社会道德评判来说，他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。但是在他身上，仍存留有人类的善良本性。如果真如书中所写，可以说是伦纳德拯救了詹姆斯。这也是詹姆斯写作另一本书《我的朋友伦纳德》的原因所在。

他们于沉迷之中思索出的种种人生哲理让人思索。比如，该如何看待人生的错误。我们总是说，人是在错误中成长的；不犯错误，那是圣人。有道理吗？有。但是，有些错误，却是万万犯不得的。所谓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，说得也是这样一个道理。詹姆斯为此书取名“百万碎片”，其寓意恰在于此。再比如“意志”。詹姆斯怀疑互诚疗法、十二步骤戒瘾法，而是坚信意志最终能战胜一切。如果说，詹姆斯在车站寻找莉莉时，是爱让他拒绝了毒品的诱惑的话，那么当他在酒吧里，面对一品脱酒，却毅然把它当作垃圾倒掉，凭借的完全是个人的毅力。詹姆斯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不放弃，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标。

詹姆斯的故事又是让人欣慰的。他不仅成功地戒除毒瘾，成为幸运的百分之五，而且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戒毒之路。他的成功不是靠互诚疗法、十二步骤戒瘾法，也不是靠上帝和超自然的力量，而是从大自然和《道德经》感悟到的平静中，从爱情和友谊的温馨中，汲取了力量，坚定了意志，从而成功地告别了毒瘾。

詹姆斯故事具有的启示意义不仅限于瘾君子，就像美国《人物》杂志的评论一样，“任何一个感到生活破碎和无望的人，任何一个渴望美好生活的人，都会在詹姆斯的故事中找到启迪意义”。

一个年轻人来向一个老人求教。

我弄坏了东西,前辈。

有多糟?

成了百万碎片。

恐怕我帮不了你了。

为什么?

你已没有任何余地了。

为什么?

我修不好。

为什么?

我无力回天。它成了百万碎片。

目录



CONTENTS

第一部

- 一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/ 2
- 二 戒瘾中心 / 8
- 三 不能给你止痛药 / 16
- 四 你愿意按要求去做吗 / 26
- 五 我的罪不可饶恕 / 40
- 六 我只想要可卡因 / 55
- 七 每一个细胞都瘫痪了 / 62
- 八 我的讣告 / 86

第二部

- 九 伦纳德的二十四小时 / 124
- 十 无法停止，必须停止 / 159

十一 她的手臂温暖了我 / 178

十二 任其自然 / 201

第三部

十三 上帝也是一种瘾 / 240

十四 家庭康复计划 / 267

十五 上瘾不是病 / 307

十六 别忘了，爱才是一切 / 338

第四部

十七 让一切尽管来吧 / 392

十八 罪恶的二十二页 / 414

十九 最后的科目 / 432

二十 记住那个词，永远 / 450

尾 声 / 465

致 谢 / 467

《道德经》参考引文 / 468

第一部



A Million Little Pieces

一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

我被轰鸣的飞机引擎声吵醒，感到一些热乎乎的东西滴落到下巴上。我伸手摸摸脸，四颗门牙没了，腮帮子上有个洞，鼻子破了，两眼肿得几乎看不见东西。我努力睁大双眼，朝四下里看了看，发现自己在一架飞机的尾部，周围没有其他人。我低头瞧瞧自己的衣服，那上面污秽不堪，沾满了口水、鼻涕、尿液、呕吐物和血。我勉强找到了呼唤按钮，按了下去，约三十秒后，一个空姐出现了。

“我能为你做什么？”

“我这是要去哪儿？”

“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芝加哥，先生。”

“我怎么到这儿来的？”

“一个医生和两个男人把你带到这来的。”

“他们说些什么了吗？”

“他们跟机长交代了一些话，我们被告知看着你睡觉。”

“我们还要多久落地？”

“大概二十分钟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尽管我没有抬头看，但我知道她一直在微笑并向我表示歉意，绝对没错。

没过多一会儿，我们着陆了。我到处查看自己的东西，可是一无所获。没有机票，没有行李，没有衣服，没有钱包。我坐下，一边等一边

想，努力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可毫无结果。

等其他的乘客都下了飞机，我才起身向舱门走去。结果没走几步就朝后坐了下去，一点都走不动了。我看到了刚才那位对我十分友善的空姐，就向她招了招手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不太好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走不了路了。”

“如果你能坚持走到机舱门口，我可以给你找个轮椅。”

“门口有多远？”

“不远。”

我站了起来，但一阵眩晕，我又坐了下去。我望着地板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
我抬起头，看到她正对着我笑。

“来。”

她向我伸出手。我马上抓住她的手，站了起来，在她的帮助下走过通道，向门口走去。

“我会好起来的。”

我松开握她的手，随之坐在了连接飞机舱门和候机楼引桥的金属地板上。

“我哪儿都不想去。”

她笑着离开了。我闭上眼睛。我的头很疼，嘴巴也疼，眼睛也疼，手也疼，还有各种莫名的疼痛。

我用手抵住肚子，我能感到它来了。快速、强烈而烧灼，没办法阻止，只能闭目塞听，任它横行。一见它的恶臭和疼痛，我只有退缩，我对此无能为力。

噢，我的上帝！

我睁开双眼。

一切还好。

“我叫个医生来吧。”

“我会好的，就让我离开这儿吧。”

“你能站稳吗？”

“行，我能行。”

我试着站起，拍拍身上，又把手上的东西掸到地上，坐到她给我找来的轮椅上。她绕到轮椅后面推着我。

“有谁来接你吗？”

“但愿能有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如果没人来怎么办？”

“以前也曾有过这种事，我能找到路。”

我们离开引桥到了门口。还没等我四处看看，我的父母已出现在我面前了。

“噢，天哪！”

“别这样，妈妈。”

“噢，我的上帝！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不想谈论这个，妈妈。”

“上帝，吉米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她俯下身来想要拥抱我。我推开了她。

“我们快点儿离开这儿吧，妈妈。”

我爸爸也绕过来站在了轮椅后面。我在找那个空姐，可她不见了。上帝保佑她吧。

“你好吗，吉米？”

我怔怔地望着前方。

“不，爸爸，不好。”

他开始推动轮椅。

“你有什么行李吗？”

我母亲一直在哭泣。

“没有。”

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。

“你需要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我想要离开这儿，爸爸。让我他妈的离开这该死的地儿！”

他们把我的轮椅推到他们的汽车边，我爬到后座上，脱掉衬衣躺了下来。父亲启动了车子，母亲还在哭，我很快就睡着了。

大约四个小时之后，我醒来了。我脑子倒还清楚，可是眼里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在颤动。

我靠前坐着，望着窗外。我们好像是到了威斯康星州的某个加油站。地上没有雪，但我还是觉得很冷。我父亲打开驾驶室的门，进来后把门关上了。我在瑟瑟发抖。

“你醒了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感觉如何？”

“很糟糕。”

“你妈妈在里面梳洗一下，顺便再买些东西。你需要什么吗？”

“一瓶水，几瓶酒和一包烟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可不好，詹姆斯。”

“我需要它。”

“你不能等等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这会让你妈妈伤心的。”

“我不在乎，我需要。”

他打开车门进了加油站。我重新躺下，凝视着车顶。我感到心跳加快，我伸出手想让心跳平稳下来。我希望他们快点回来。

二十分钟后，难受劲儿过去了。我坐起来点了一支烟，喝了一点儿水。母亲回来了。

“好些了？”

“如果你要那样想的话。”

“我们要向北到凯宾去。”

“我猜是这样。”

“我们要想好到那儿以后做什么。”

“好啊。”

“你怎么想的？”

“我现在什么也不愿意想。”

“可你一会儿就得想了呀。”

“到那时候再说吧。”

我们向北往凯宾前进。一路上，我得知我住在东京的父母为了生意的事，两个星期前来到美国。凌晨四点时，他们接到我一个朋友的电话——就是这个朋友在医院陪着我，也是他设法找到了在密歇根一家旅馆下榻的我的父母。他告诉我父母，我在逃避火灾时摔倒了，脸先着地。他不知我是怎么搞的，可他知道事情不妙。他想，或许我需要父母的帮助。于是，我父母连夜赶到了芝加哥。

“那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干了什么？”

“我说不好。”

“你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“我不记得了。”

“那你记得什么？”

“一鳞半爪。”

“比方说？”

“我不记得了。”

我们在难堪的沉默中又往前行驶了几分钟，到地方了。下车后，我们进了一间屋子。我太脏了，就去洗了个澡。当我洗完出来，看到几件干净的衣服放在我的床上。我穿好衣服，来到父母的房间。他们正在那儿喝咖啡，谈论着什么，

我一进去，他们就打住了。

“嗨！”

妈妈又哭了起来，她转过脸去。爸爸看着我。

“觉得好点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该再睡会儿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我望着妈妈，她没有转过身来，我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就这样。”

我眼睛看着旁边。

“我就这样，你知道。”

我转过脸去。我无法面对他们。

我只想对他们说“谢谢”，是他们把我接了过来。

爸爸笑了。他拉着妈妈的手站起来，朝我走来。他们拥抱了我。我不喜欢这样，所以他们拥抱我时，我躲开了。

“晚安！”

“晚安！吉米。我们爱你。”

我转身离开他们的房间，随手关上门，来到了厨房。我在橱柜里找了一阵儿，找到了一瓶没开封的半加仑装的威士忌。喝了第一口，我胃里一紧，然后就好了。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我喝着酒，抽着烟，又想起了她。就这样喝着，抽着，想着，直到沉沉的黑暗浮上来，模糊了我的记忆。

二 戒瘾中心

伴随着头痛和呼吸不畅，我又回到车上。我们由北转西，朝明尼苏达州驶去。我父亲在电话联系之后，带我到了一家戒瘾中心，我别无选择，所以同意在这待一阵儿。现在我觉得好些了，天气渐渐冷起来。

我脸上的伤越来越糟，肿得吓人，说话、吃饭、喝水、抽烟都很困难。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去照一下镜子。

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停下，去看我哥哥。他是离婚以后搬到这儿的，他知道怎么去那家戒瘾中心。他陪我一起坐在后座上，握住我的手，这使我感觉好多了，因为当时我很害怕。我们在停车场停好车，我则喝光了瓶里的酒。我们下了车，一起朝戒瘾中心走去。我，我哥，我妈，我爸，我们全家人，都朝中心走去。我停下脚步，他们也随之停下来。我打量着这幢建筑。低矮，狭长，彼此相连，功能齐全，单调而令人讨厌。

我想逃走，想死，想毁掉一切。我希望自己又瞎又聋，没心没肺。我想爬进一个地洞里，再也不出来。我真想干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一下子他妈的消失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

我们走进一个小候诊室。一个女人坐在桌子后面，读着一本时尚杂志。她抬起头来。

“我能为你做什么？”

我父亲走过去跟那女人说话，我和哥哥、母亲找到椅子坐了下来。

我仍在发抖。我的手、脚、嘴唇和胸膛都在抖。它说来就来，没有任何理由。妈妈和哥哥坐在我旁边，握住我的手，他们肯定能感觉到我